

列傳第二十六

陳書三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

孝行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

司馬高

張昭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
人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



奉生盡養送終盡哀或泣血三年絕漿七日思
蓼莪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誠貫
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人矣陳承梁室喪亂風漓
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採綴以備
闕云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王
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
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
第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

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任梁廷尉平
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
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
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
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
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
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又
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氍毹被褥
單海內畢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遷平

北府諸議參軍李舍人如故侯景之亂不害從簡
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
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
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聲日勿唯不害與
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為景所幽遣人
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夜
夢吞一塊土意甚不悅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晉
文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及事
符且矣簡文曰若夫有徵意斷言不害梁元帝

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
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嘗戰失母所在子
時其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
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
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
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
屍而哭母舉音輒氣絕行路無不為之流涕即
於江陵權殯與王良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
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

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加
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
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
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京城
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
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為尚書中兵
郎其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軍武陵王

諮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

流移不佞巡撫招集繼貞而至者以千數會江

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

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且喪之禮高祖受禪

起為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

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

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

臘必三日不食世祖即位除尚書左民郎不就

後為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

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嗣位高宗為太傅錄尚

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文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勅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高宗即位以為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尋除大匠卿未拜加員外散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常侍右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祕書監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齊而日三不佞最小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長子梵童官至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綏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蘭正貞外郎兼散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

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音其有佳致謂所親曰
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
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
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
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蘭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
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嵩乃共
往華嚴寺請長小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
子旣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
自後少進糧粥大有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

陷沒嵩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
受禪嵩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太建五年
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爲
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
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
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
將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於王母有宴遊輒辭以
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
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

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官管記遷南平王友加
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
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席
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
主因勅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廐未有祿秩
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
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勅報
曰省啓具懷雖知哀亮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
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及毀羸終不能之

官合時尚書右丞徐祚也書左丞沈客卿俱來
侯貞見其形體骨立祚坐於傍歎息徐喻之曰
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不宜引割自全貞因更
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
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古曰孝子客卿曰謝公家
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
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久善及貞病篤察往省
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豐禍所集將隨交壤族子
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

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為永訣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耳是夜卒勅賜米一百斛布二十匹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即有勅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躋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日之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所酬報今在憂棘

畧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弃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我所願正恐過為獨異耳可鋪薄板周身載以靈輿覆以葦蓆坎山而埋之又吾終甚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盞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

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果出
西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
奇正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
集值兵亂多不存

司馬高字文昇河內温人也高祖晉侍中光祿
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
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即梁武帝之外
元也高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難臨慕過
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二旬每至號慟必致絕

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也父子產母曉喻之逼
進餉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
訊忽武帝見高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
昨日見羅兒面顏顛顛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
爲右子矣羅兒即高小字也釋褐大學博士累
遷正員郎一父艱哀毀逾甚廬于墓側一日之
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
猛獸高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宿廬
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承聖中除太子

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殞
失所豈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
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
者之風彭越就誅藥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
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勅
荊州以禮安厝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
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詵議參軍事徙安德
宮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
二年卒官有集一朱子延表學希忠少沈敏好

字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高
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
足皆皴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癱瘓數年方
愈稍遷鄱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
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
禮無違者父燠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
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
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

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隣里
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
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
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
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
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
苦癢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
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改
其所居清苦爲孝家里云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
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
地盛哉

列

陳

列傳第二十六

陳書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七

陳書三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衮

鄭灼

張崖

陸訓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蓋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學斯則王教之典籍先
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
焚書坑儒六學亡自此缺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
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傳業者甚衆
焉自兩漢後賢者咸資經術魏晉以後學漸衰而
又倫

公與士庶之通經業之未立之閒國學時復開
置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坊以五經教授唯國
學乃經經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紆纒駕臨幸庠
序釋奠先師躬親試曹申之醮語勞之束帛濟
濟焉斯蓋一代之盛矣高祖創業闢基承前代
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旣日不暇給弗遑勸
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
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沈文阿字國衛吳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

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阿性剛彊有膂力
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
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儒異同自
為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為梁臨川王國侍
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梁簡文在東宮
引為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
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汴南則文阿遣文阿招
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嶷共保吳興嶷敗
文阿竄于山野景表聞其來之止景表又阿窮
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
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為
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為國子博士尋
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泰清之亂臺閣故事
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
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
文阿輒弃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
文阿宗人沈恪為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
頸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為者遂

殺之高祖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
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狹御衣服之制語
在師知傳及世祖即皇帝位剋日謁廟尚書右
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
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
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
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
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
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
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亡國連兵或
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不於西之重猶未
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
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
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壞舊之節周禮以王
作誓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舊執璧既竟又復
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
孫通定禮尤失前憲舊執貝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

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
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懼欣
今君臣吞食萬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
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准明矣三宿三
宅上宗曰饗斯蓋祭饗受福寧謂賀酒邪愚以今
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
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
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
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
卿文阿所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
並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雅梁餘杭令
父山郊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
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
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
常侍轉中軍中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
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時年蓋二十餘大
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

經術吳郡朱自命，會稽賀琛，甚嘉之。及昇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殊為都講。侯景之亂，殊竄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高祖受禪，加貞衣，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又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未除靈內外，即吉為待主人還，情禮

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衛軍云：「父死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為未允。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殊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父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

蓋禮之主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議以為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縗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克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內者竝應釋除縗麻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絕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

可喪其無數而除喪服朝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通識折之禮東德藻依洙議奏可世祖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讀尋兼尚書百左丞領揚州大中正遷光祿卿侍讀如故廢帝嗣位重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百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衛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脯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自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

輕請集八座丞郎分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
人命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集衆議之都
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
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及數并其罪目然後更
集得廷尉監沈仲由以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
一人坐殺壽慧劉嘉渴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
渡比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朔坐犯七改偷
依法測立首尾三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封藏
阿法受錢未交之而款以正議曰凡小人之

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
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
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
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情之上無人不服誣
枉者多朝晚一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
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
則無恧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
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擣笮已刺執身無完者戴就
熏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

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爲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此則枉古且有分刑有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

元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到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實猛寔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晷之父子漏經並自闕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闕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

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志改漏下鼓
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
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
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謀以時刻短促到
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
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
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初夕上測各
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
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

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梟獄囚無以在夜
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爲宜依范
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
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
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即同牒請
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洙以太
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棗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祖顯齊給事中心父
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棗少聰慧遊學京都

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
備年十九梁武帝勅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
袞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
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
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
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
屍而殯其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梁
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
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

義用以別談揚辭縱橫難以答抗
皆失次序袞時賜義橋與經復袞
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尋除自外
兼侍郎又

遷員外散騎常侍敬帝承制出為江州長史仍
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袞俱行後自
鄴下遁還又隨程文季北伐呂梁軍敗袞没于
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教除中衛始興王府
錄事參軍太建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二袞於梁
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八行

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
父季徽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灼幼而聰敏勵
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釋褐奉
朝請累遷貞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
府記室參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
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除通
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爲威戎將軍兼中
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鎮北

陽二王府諮議參軍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
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八
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
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
逾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母削用
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
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
吳郡陸訓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
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

中記室天嘉元年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為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為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德威都督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

自學還私室以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尋為尚書儀曹郎後為祠部郎俄丁母憂去職禎明三年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五卒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竝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恥服故弊感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為

重器不父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居以傳授累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塘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義郎專講詩易紹泰元年除尚書水部郎太建中累遷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隨府詣相州以疾卒時

年七十四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散騎侍郎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廬陵王府錄事參軍尚書祠部郎中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貢為先輩推伏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勅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綃

等仍去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
即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
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
闋召補湘東主國左常侍轉田曹參軍遷士林
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
議往復其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
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
後殿講老莊梁臺陷譏嶠嶮避難卒不事景景
平歷臨安令高祖受禪除太常丞轉中書舍人
與王府

升爲參軍夫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
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
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
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
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
不可舉座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母登座
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
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陵王限內記室學士
如故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

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
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
講莊之高宗主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
位領南平三府詔譏參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
博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伏臣
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勅召譏暨義村索鹿王尾未
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以鹿王尾顧謂
羣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終於
長安時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仕

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
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
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綬皆傳其業譏所撰
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
考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卷莊子
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
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文桂林二十四卷後主
嘗勅人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
記室參軍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黃岡世
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
立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異義梁太子詹
事周捨甚賞之解褐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
丞越於義理精明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
為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為賓客尋補五經博士
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興王諮
議參軍侍東宮讀世祖以越篤老厚遇之除給
事黃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如故廢帝嗣

立除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華皎之構逆也
越在東陽或譖之於世祖世祖言其有異志詔下獄
因坐免太建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八時有東
陽龔孟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
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
承聖中兼中書舍人太建初除員外散騎常侍
兼國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祖摠齊尚書祠
部郎父懿梁邵陵王參軍不害幼孤而脩立好

學十四召補國子生舉明經累遷梁太學博士
轉廬陵王府刑獄參軍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
令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
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
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
於兩京自溥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素
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道導心靈璧
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入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

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其基魯公所以
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千戚舞而有苗
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和洙泗之風載懷淹穰
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
剝戎狄外侵安歎回內曩朝聞鼓鼙夕炤烽火洪
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吏金典九丘煙滅逾乎帷
蓋成均自斯墜業誓宗於是不脩哀成之祠弗
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祖且頌聲寂寞遂踰一
紀後生敦悅不見函杖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

席之歎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
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令星熙阜品庶咸
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
宮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
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
切如磻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二冬於是足
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
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無業以治身轎駕列庭青
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書其猶與國子齒降及漢

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
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
晦迹俯同專經請業負西尉前師肅若舊典昔闕
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
深以烟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
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
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子生詞無足美輕
獻言言伏增悚惕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施
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

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
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
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八
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五年除瀨令入爲尚
書儀曹郎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治五禮掌
策文諡議太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
丹陽郡事轉貞外散騎常侍光祿卿尋爲戎昭
將軍明威武陵王長史行吳興郡事俄入爲通
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十二年卒時年六十
三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
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諮
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箸治五禮儀
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
褐揚州主簿尋兼文林著士歷安東新蔡王記
室參軍禎明三年入隋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貞外
散騎常侍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
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

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
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
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
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
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
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
元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二人閣於樹杪
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元規少好學從
吳興沈文可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

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時名儒咸
稱賞元規家湘東主國左常行轉員外散騎侍
郎簡安之在東宮引為賓客每令講論其見復
禮部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攜
子助教轉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
如故後王在東宮引為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
服等事元規賜優厚連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
因入宮過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為

榮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
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
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
大禮常參預焉丁母憂去職服闋除鄱陽王府
中錄事參軍俄轉散騎侍郎遷南平王府限內
參軍主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
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禎明三年入隋爲
秦王府東閣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元規著
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卷續經典大義十四
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二卷禮記音兩卷子
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遍知五
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釋褐梁武陵王
國右常侍歷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婁令值梁
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天嘉初徵
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
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
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
之主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也君

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
竝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
業者甚鮮焉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
茲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
沈文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鴻儒焉文
阿加復草創禮儀蓋叔孫通之流亞矣

列傳第二十七

陳書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八

陳書三十四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文學

杜之偉

顏晃

江德豫

庾持

許亨

褚玠

岑之敬

陸琰 弟瑜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蔡凝

阮卓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

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
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竝日月大則憲章典謨

禋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舒性靈至於經禮

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嗣業

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母臣下表疏及

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

加其爵位是以搢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

文學是著者別以功迹論今綴杜之偉等學既

兼文備于此篇云爾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

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光祿大夫濟陽江夏都
官尚書會稽孔休源友善之偉幼精敏有逸才
七歲受尚書稍習詩禮略通其學十五遍觀文
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
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
寺捨身勅勉撰定儀註勉以臺閣先無此禮召
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
等鈔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
之偉爲之及相舍是書昂爲江州刺史以之偉
學記室昂卒廬陵王續代之又手教招引之偉
固辭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京仍侍臨成公讀
尋除揚州議曹從事南康嗣王墨曹參軍兼太
學限內博士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
府無孔子頹子登哥詞尚書參議令之偉製其
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轉補安前邵陵王田曹
參軍又轉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
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
廊廟器也侯景反之偉逃竄山澤及高祖爲丞

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
著作高祖受禪除鴻臚卿餘竝如故之偉啓求
解著作曰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
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盼識思報恩獎不敢
廢官皇曆惟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
著作之材更宜選衆御史中丞沈炯尚書左丞
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黃門侍郎孔奐
或清文贍筆或彊識稽古遷董之任允屬羣才
臣無容遽變市朝再妨賢路堯朝皆讓誠不可

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傷勅不許尋轉大匠卿
遷太中大夫仍勅撰梁史永定三年卒時年五
十二高祖甚悼惜之詔賜通直散騎常侍賻錢
一萬布五十匹棺一具並即日舉哀之偉爲文不
尚浮華而溫雅博贍所製多遺失存者十七卷
頽冕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
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
信嘗使于府中王使冕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
府兼記室幾人冕答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

時以爲善對度景之亂西奔荊州承聖初除中
書侍郎時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
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使是管其書翰仍勅
龕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愛是文學之士使
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問及龕誅是歸世祖
世祖委以書記親遇甚寵除宣教府中錄事兼
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
露降是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天嘉
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堂詔誥三年

卒時年五十三詔贈司農卿論曰貞子并賜墓
地是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爲當世
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
氣質有集二十卷

江德操字德藻濟陽考城人也祖柔之齊尚書
倉部郎中父革梁度支尚書光祿大夫德藻好
學善屬文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
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起家梁南中郎
武陵王行參軍大司馬南平王蒨聞其才召

爲東閣祭酒遷安西湘東王府外兵參軍尋除
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毀瘠
如居喪時除安西武陵王記室不就久之授廬
陵王記室參軍除廷尉正尋出爲南兗州治中
及高祖爲司空征北將軍引德藻爲府諮議轉
中書侍郎遷雲麾臨海王長史陳臺建拜尚書
吏部侍郎高祖受禪授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
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四年兼散騎常侍與
中書郎劉師知使齊等北征道理記三卷還拜
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之選御史中丞坐
公事免尋拜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自是宰
相出補新喻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六年卒於
官時年五十七世祖甚悼惜之詔贈散騎常侍
所著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歷太子庶子
尚書左丞

庾持字允德潁川鄆陵人也祖佩王宋長沙內
史父彌梁長城令持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
篤志好學尤善書記以才藝聞解褐梁南平王

國左常侍輕車河東王府行參軍兼尚書郎尋
而為真出為安吉令遷鎮東邵陵王府限外記
室兼建康令天監初世祖與持有舊及世祖為
吳興太守以持為郡丞兼掌書翰自是常依文
帝文帝剋張彪鎮會稽又令持監臨海郡以貪
縱失民和為山盜所劫幽執十旬世祖遣劉澄
討平之持乃獲免高祖受禪授安東臨川王府
諮議參軍天嘉初遷尚書左丞以預長城之功
封崇德縣子邑三百戶

世祖怒之因坐免尋為宣惠始興王
府諮議參軍除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封遷為
給事黃門侍郎除稜威將軍鹽官令光大元年
遷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領羽林監遷
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
三詔贈光祿大夫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
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晉徵士詢之六世孫
也曾祖珪歷給事中委桂陽太守高尚其志居

未與之究山即詢之所隱也祖勇慧齊太子家
令虎從僕射父懋梁始平天門二郡守太子中
庶子散騎常侍以學藝聞撰毛詩風雅比興義
類十五卷述行記四卷身少傳家業孤介有節
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名章皆推許之甚為
南陽劉之遴所重每相稱述解褐梁安東王行
參軍兼大學博士尋除平西府記室參軍大清
初為征西中記室兼大常丞侯景之亂避地
別會梁都陵三自東道三為諮議參軍王僧
辯之襲郢州也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事中郎
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朝
政務一以委焉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
身奉牋辭府僧辯答曰自告承有朝授良為德
舉卿操尚博深文藝該洽優而官自致青紫
况父羈駿足將成頓轡臣輔虛闇期守實深既
欣遊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栖鷄常以增歎夕郎
之選雖為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云
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

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
不昧寧限城闈存顧之深荒慙無已高祖受禪
授中散大夫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大著作
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頴
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身以故吏抗
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
家財營葬具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初高宗入
輔以身真正有古人之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
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告回宗也毛喜知其詐高

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
亂失亡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
所制文筆六卷子善心早知名官至尚書度支
侍郎

褚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也曾祖炫宋昇明初
與謝朓江革劉焯入侍殿中謂之四友官至侍
中吏部尚書諡貞子祖澹梁御史中丞父蒙太
子舍玠九歲而孤為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

養尊。有人與言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豔靡。起家王府法曹，歷轉外兵記室。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桂陽王友。遷太子庶子，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高宗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以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於用，未審堪其選。」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狀啓臺。高宗手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高宗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

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躋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省十年除電威將軍仁威淮南王長史頃之以本官掌東宮管記十二年遷御史中丞卒于官時年五十二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獸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我而獸斃及為御史中丞甚有古風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守而勿革玠之欲改張大為條例綱維略舉而編次未訖故不列于後焉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皇至德二年追贈秘書監所制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時子亮有才學官至尚書殿中侍郎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

左氏制言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
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
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
敬昇講座勅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上音武
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音左右莫
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
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
兮穴大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為書
學士司義郡又除武安西府刑獄參軍事
大清元年表請詔吏除南沙公侯景之亂之敬
率領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城陷乃與眾
辭訣歸鄉里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官惠府中記
室參軍是時蕭勃據嶺表勅之敬宣旨慰喻會
江陵陷仍留廣州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
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降賞接累遷都陽上中衛
府記室鎮北府中錄事參軍南臺治書侍御史
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
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

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一太子嗟惜賻贈甚厚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官至中軍吳興王記室

陸琰字溫玉吏部尚書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次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解褐宣惠始興王行參軍累遷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世祖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補引置左右嘗使製刀

一龍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久之賜衣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為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還為雲麾新安王主簿遷安成王長子寧遠府記室參軍太建初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五年卒時年三十四太子甚傷悼之手令舉哀加其賻贈又自制誌銘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嗜欲鮮矜競遊心經籍晏

如也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有弟瑜

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解褐驃騎安成王行參軍轉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克琰時爲管記竝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二年太子釋奠于太學宮臣竝賦詩命瑜爲序文甚贍麗遷尚書祠部郎中丁母憂去職服闋爲桂陽王明威將軍功曹史兼東宮管記累遷宋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

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敏彊記一覽無復遺

失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

法師竝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群書以

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時年四十四

太子爲之流涕手令舉哀官給喪事并親製祭

文遣使者弔祭仍與詹事江掄書曰管記陸瑜

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

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

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青史殘缺禮樂

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群斯人而已
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
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
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
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
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
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
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
羣山之參差迢迢巨波之晃漾或翫新花時觀落

葉旣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
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竝留情
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
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
目增滋絕絃投筆怕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叙
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此至德二年
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
能屬文舉秀才對策高第吏部尚書表樞薦

之於世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太
建初遷長沙王友領記室後主在東宮聞其名
徵爲管記仍除中舍人管記如故甚見親待尋
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珍爲之流涕八年
卒時年二十七有令舉哀并加賜贈至德二年追
贈少府卿有集十卷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
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世祖爲會
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
舉秀才起家爲衡陽王主簿兼東宮管記歷
豫章王文學領記室司徒主簿直宣明殿學士
尋遷尚書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司
徒左西掾又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
遇之後主嗣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
掌機密琛性頗踈坐漏洩禁中語詔賜死時年
四十二

何之元廬江瀟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治書侍御
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
過禮爲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

得召見解褐梁太尉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
尋轉主簿及昂爲丹陽尹辟爲丹陽五官掾摠
戶曹事尋除信義令之元宗入敬容者勢位隆
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
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
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
稱之會安西武陵王爲益州刺史以之元爲安
西刑獄參軍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
南梁州長史比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
東下之元與蜀中民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
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大
守劉恭之郡俄而江陵陷劉恭卒王琳召爲記
室參軍梁劼帝冊琳爲司空之元除司空府諮
議參軍領記室王琳之立蕭莊也署爲中書侍
郎會齊文宣帝薨令之元赴弔還至壽春而王
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治即壽春也及衆
軍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
曹史柳咸賫書召之元之元始與朝廷有隙及

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之元
仰而歎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
太建八年徐中衛府功曹參軍事尋遷諮議參
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爲
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
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
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
卷號曰梁典其序曰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繼年
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

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
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
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久矣哉若夫馬
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
所撰名之曰志摠其二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
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
之所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
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
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

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千卷為進述
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
黎之情偽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寔云
殷阜今以如千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
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千卷為敘亂洎高
祖安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
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戈禮樂歸世
祖不歸太宗撥亂一公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
勲有屬今以如千卷為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

帝高祖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千卷為

帝馬駙王琳宗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

志節今以如千卷為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

諡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且京故也

承聖紀歷自撰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

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

間頗宜詮敘宗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

耳由此而三言是實詳之心編年而舉其在其次者

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檢稅孔熾鯁我中原

始自一石終爲三事有相涉言成混漚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轄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美惡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閒損益頗有凡例禎明三年京城陷乃移居常州之三日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祖度之齊南徐州議曹從事史父僧權授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政而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

十五以父筆稱學去自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試策高第尚書拔補梁河東王國右常侍東宮學士臨川嗣王府墨曹參軍大同中出爲候官令其得民和族景宗之亂伯陽浮海南至廣州依於蕭勃勃平還朝仍將家屬之吳郡天嘉二年詔侍晉安王讀尋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爲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爲謝表世祖覽而奇之太建初弟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

黃明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
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惔等爲文會之友後有
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
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及
新安王爲南徐州刺史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
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
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
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
系盛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及新安王還京除
王府限外諮議參軍十一年春皇太子
大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
爲群雍頌甚見佳賞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
軍事十三年聞姊喪發疾而卒時年六十六
張正見字見隲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
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
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
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
贊賞之簡文雅尚學業每自昇座說經正見嘗

預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
屬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
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屬梁季
喪亂避地於匡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
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
亦雅相敬憚高祖受禪詔正見還都除鎮東都
陽王府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宜都
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士帶尋陽郡丞累遷尚書
通直散騎侍郎有士如故太建中卒時
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
於世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摠梁吏部尚書
金紫光祿大夫父彥高梁給事黃門侍郎凝幼
聰晤美容止既長博涉經傳有文辭尤工草隸
天嘉四年釋褐受祕書郎轉廬陵王文學光大
元年除太子洗馬司徒主簿太建元年遷太子
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
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緝

治中書解字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
尋授寧遠將軍尚書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
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
所交接趣時者多誠焉高宗常謂凝曰我欲用
義興主塔錢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
曰帝鄉舊戚恩由望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
議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
默然而止肅聞而有憾令義興主日譖之於高
宗遂免官遷交趾後主嗣位授晉安

王諮議參軍轉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
羣臣歡甚將移醞於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
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為者凝對曰長樂尊嚴
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
醉矣即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
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
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
子去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製小室賦以
見志甚有辭理陳亡入隋道病卒時年四十七

子君知頗知名

阮卓陳留尉氏人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
寧遠亦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而聰敏篤志經
籍善談論尤工五言詩性至孝其父隨岳陽王
出鎮江州遇疾而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
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絕卓冒
履險艱載喪柩還都在路遇賊卓形容毀瘁號
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渡彭蠡湖
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
而風息人皆以為孝感之至焉世祖即位除輕車都
陽王府外丘參軍天康元年轉雲麾新安王府記
室參軍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遷鄱陽
王中衛府錄事轉晉安王府記室著士如故及平
歐陽紇交趾夷獠往往相聚為寇抄卓奉使招慰
交趾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
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他時論咸伏其
廉遷衡陽王府中錄事參軍入為尚書祠部郎遷
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叔陵之誅也後主謂朝

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
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詒聘隋隋主
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
談醜賊詩賜遺加禮還除招遠將軍南海王府諮
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脩山
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禎明三年入于隋
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遘疾而卒時年五十
九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
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十三言及長博涉史傳

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釋褐梁湘東王法曹
參軍天寒鏗嘗言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
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
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
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天嘉中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世祖嘗醜
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即日召鏗預醜使賦
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累
遷招遠將軍晉陵太守負外散騎常侍頃之

卒有集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於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列傳第二十八

陳書三十四

江德籍字德藻或本江德隲書德藻

列傳第二十九

陳書三十五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著姓曇朗踰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為柵梁時劫掠多附之梁元帝以為巴

山太守荊州陷曇朗兵力稍彊劫掠隣縣縛賣
居民山谷之中最為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朗
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見之反鎮也曇朗為
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
踰嶺歐陽頔為前軍曇朗給頔共往巴山襲黃
法氈又報法氈期共破頔約曰事捷與我馬仗
及出軍與頔掎角而進又給頔曰余孝頃欲相
掩襲須分留奇兵甲仗既少恐不能濟頔乃送
甲三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偽比法氈

乘之頔失援狼狽退無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
巴山陳定亦擁兵立寨曇朗偽以女妻定子又
謂定曰周迪余孝頃並不願此婚必須以彊兵
來迎定乃遣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既
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價責贖紹泰二年
曇朗以南川豪帥隨例除游騎將軍尋為持節
風猛將軍桂州刺史資領豐城令歷宜新豫章
二郡太守王琳遣李孝欽等隨余孝頃於臨川
攻周迪曇朗率所領赴援其年以功除持節通

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封永化縣侯邑一千戶
給鼓吹一部又以抗禦王琳之功授平西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及周文育攻余孝勤
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
文育以應王琳事見文育傳於是盡執文育
所部諸將據新淦縣帶江爲城王琳東下世
祖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
氈欲泐沅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斷遏迪等
與法氈因帥南中兵築城圍之絕其與琳信
使及王琳敗走曇朗世黑援離心迪攻陷其城虜
其男女萬餘日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
京師懸于朱雀觀於是盡收其黨族無少長皆
弃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
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
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募鄉人從
之每戰必勇冠衆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
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竝怨望乃相率殺續

推迪爲主迪乃據有臨川之地築城于工塘梁
元帝授迪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高州
刺史封臨汝縣侯邑五百戶紹泰二年除臨川
內史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信威將軍衡州刺
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
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迪迪乃大
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之功加振遠將軍遷江
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
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誓曰言人赴朝廷恐其
或因厚利慰撫之琳至浚城新吳洞主余孝頃
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
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猛等與余孝頃
相合衆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城以逼迪迪使
周敷率衆頭臨川故郡截斷江口因出與戰大
敗之屠其八城生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于
京師收其軍實器械山積并虜其人馬迪泣自納
之永定二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
邑一千五百戶給鼓吹一部世祖嗣位進號安南

將軍熊曇朗之反也迪與周敷黃法氈等率兵共圍曇朗屠之盡有其衆主琳敗後世祖徵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越起顧望竝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於迪至是與黃法氈率其所部詣關世祖錄其破熊曇朗之功竝加官賞迪聞之甚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不自安乃使其弟方興率兵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湓城事覺盡為皎所擒三年春世祖乃下詔赦南川士民為迪所誅誤也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甘肅州刺史黃法氈豫章太守周敷討迪於是尚書景符曰告臨川郡士庶昔西京為盛信越背誅東都中興萌寵違戾是以鷹鷂競逐殪醢極誅自古有之其來尚矣逆賊周迪本出輿臺至有梁喪亂暴掠山谷我高祖躬率百越師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羽裁解豚佩仍剖獸符如翼之恩方斯莫喻皇運肇基頗布誠款國步艱隲兄微効力龍節繡衣藉王爵而御下熊旗組甲四地險而陵上日者王琳

始貳蕭勃未夷西結三湘南通五岳領衡廣勘定
既安及側江郢紛梗遂及生攜背擁據一郡苟且
百心志貌常違言迹不副特以新吳未靜地遠
兵彊互相兼并成其形勢收獲器械俘虜士民竝
曰私財曾無獻捷時遣一介終持兩端朝廷光
大含弘引納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嶽富
貴隆赫超絕功臣加以出師逾嶺遠相響援按
甲斷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愨公敷以宗盟情同
骨肉城池重接孰道言一齒彭之禍坐觀難作

此豐故結其黨與乎時北寇侵軼西賊憑陵
屏履猴糶悉以資其寇爵號軍容一遵偽黨及王
師凱振大定區中天網恢弘弃之度外璽書綸
詔撫慰綢繆冠蓋縉紳敦授重疊至於熊曇朗
勦滅曹城克定蓋由儀同法甦之元功安西周
敷之効力司勳有典穉賞斯舊惡直醜正自爲
仇讎悖禮姦謀因此滋甚徵出益城歷年不就
求遣侍子累載未朝外誘逋亡招集不逞中調
京輦規翼非常擅斂征賦罕歸九府擁遏二賈

害及四民潛結賊異共為表裏同惡相求密加
應援謂我六軍薄伐三越未寧屠破述城虜縛
妻息分襲益鎮稱兵彘邦拘逼曾豪攻圍城邑
幸國有備應時軀殄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
將軍尋陽太守懷仁縣伯華皎明威將軍廬陵
太守益陽縣子陸子隆竝破賊徒剋全郡境持
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州刺史領豫章太守
西豐縣侯周敷躬扞溝壘身當矢石率茲義勇
以寡摧衆斬馘萬計俘虜千羣迪方收餘燼還
國墉堞使持節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
刺史新建縣侯法甌雄績早宣忠誠夙著未奉
王命前率義旅既援敷等又全子隆裹糧擐甲
仍躡飛走批熊之旅驅馳越雷振武之衆叱咤
移山以此追奔理無遺類雖復朽株將拔非待
尋斧落葉就殞無勞烈風但去草絕根在於未
蔓撲火止燎貴乎速滅分命將帥寔資英果今
遣鎮南儀同司馬湘東公相劉廣德兼平西司
馬孫曉北新蔡太守魯廣達持節安南將軍吳

州刺史彭澤縣侯魯悉達甲士萬人步出興口
又遣前吳興太守胡鑠樹功將軍前宣城太守
錢法成天門義陽二郡太守樊毅雲麾將軍合
州刺史南固縣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州刺史
辰縣子張智達持節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安
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吳縣侯具明徹樓艦馬步
直指臨川前安成內史劉士京巴山太守蔡僧
貴南康內史劉峯廬陵太守陸子隆安成內史
闕慎竝受儀同法甄節度同會故郡又命尋陽

太守華皎光烈將軍巴州刺史潘純陔平西將
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竝率貔豹逕造
賊城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湘州刺史湘東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繼上道
戈船蔽水鼓騎彌山又詔鎮南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歐陽頔率其子弟交州刺史盛新除太子
右率遂衡州刺史侯曉等以勁越之兵踰嶺北
邁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脫稽誅更淹旬晦司
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賊異凱歸非久飲至禮畢

乘勝長驅勦撲凶醜如燎毛髮已有明詔罪唯
迪身黎民何辜一皆原宥其有因機立功賞如
別格執迷不改刑茲罔赦吳明徹至臨川令衆
軍作連城攻迪相拒不能尅世祖乃遣高宗摠
督討之迪衆潰妻子悉擒乃脫身踰嶺之晉安
依于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
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東興南城永成縣
民皆迪故人復共應之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
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也百姓皆奔本

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並分給田疇
督其耕作民下肆業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
必至餘郡乏絕者比口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
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袪腹居常徒跣雖
外列兵衛內有女伎綏繩破篋傍若無人然輕
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鈎訥於言語而襟懷信
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共藏匿雖加誅戮無
肯言者昭達仍度嶺頓于建安與陳寶應相抗
迪復收合出東興時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

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率師攻迪詳兵太敗虔
化侯陳諒陳留太守張遠並戰死於是迪衆復
振世祖遣都督程靈洗擊破之迪又與十餘人
竄牛山穴中日月轉久相隨者亦稍苦之復遣
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足痛舍於邑子邑子告
臨川太守駱牙牙執之令取迪自効因使腹心勇
士隨入山中誘迪出獵伏兵於道傍斬之傳首

京都集于朱雀觀三日

吳興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著姓異善自居處
言語醞藉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
皆患之梁代爲蟹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三縣令侯景
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
之及其妻子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
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京城陷異隨臨城
公蕭大連大連板爲司馬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
略督責大連軍主及以左右私樹威福衆竝患
之會吳將軍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壽
以其衆降于子仙是時大連亦趣東陽之信安

嶺欲之鄱陽異乃為子仙鄉導令執大連侯景
署異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景行臺劉神
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
敗績為景所誅異獨獲免侯景平後王僧辯使
異慰勞東陽仍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甚盛
州郡憚焉元帝以為信安令荊州陷王僧辯以
異為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異雖轉輸糧饋
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應接之功
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縉州刺史領
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邑五百戶其年遷散騎
常侍信威將軍增邑三百戶餘竝如故又以世
祖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二年
徵異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
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世祖即位
改授都督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縉州刺史領
東陽太中異頻遣其長史王漸為使入朝漸每
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
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信使王琳又遣使往

東陽署守宰及琳敗世祖遣左衛將軍沈恪代
異為郡實以兵襲之異出下淮抗禦恪與戰敗
績退還錢塘異乃表啓遜謝是時衆軍方事湘
郢乃降詔書慰喻且羈縻之異亦知朝廷終討
於已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
世祖乃下詔曰昔四罪難弘大媯之所無赦九
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古皇王不貪征伐苟
為時蠹事非獲已逆賊留異數應亡滅繕甲完
聚由來積年進謝群龍自躍於千里退懷首鼠
恒持於百心中止成密契番禺既弘天網賜以名
爵敦以國姻儻望懷音猶能革面王琳竊據中
流翻相應接別引南川之嶺路專為東道之主
人結附凶渠唯欣禍亂既祛氛盪定氣沮心孤
類傷鳥之驚弦等窮獸之謀觸雖復遣家入質
子陽之態轉道侍子還朝隗囂之心方熾朕志
相成養榮不計疵惡披襟解帶敦喻殷勤雖日彌
影梟聲無改遂置軍江口嚴戍下淮顯然反叛非
可容匿且縉邦膏腴藉南殷曠永割王賦長塞國

民竹箭良材絕望不足養澤蒲小盜共肆貪殘念彼
餘甞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關秦國依風竝
輸侵地三邊已入四表咸寧唯此微妖所宜清殄
可遣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司空
南徐州刺史桂陽郡開國公安都指往擒戮罪止
異身餘無所問異本謂官軍自錢塘江而上安都
乃由會稽諸暨步道襲之異聞兵至大恐奔郡奔
于挑支嶺於嶺口立柵自固明年春安都大破其
柵異與第二子忠臣奔于陳寶應於是虜其餘黨
男子數千人天嘉五年陳寶應平并擒異送都
斬于建康市子姪及同黨無少長皆伏誅唯第
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字日安侯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
林幹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
數反累殺郡將羽初竝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爲
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
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
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

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竝皆自賣而晉安獨
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末嘉及會稽餘姚諸
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王帛子女其有能
致舟乘者亦竝奔歸之由是大致其產土衆彊
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晉安太守高祖輔政
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紹泰元年
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貞外散騎常侍二
年封侯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路寇賊擁
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貞獻高祖受禪授持

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
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
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宗室并遣使條其子
女無大小竝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
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
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迪世祖
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
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
海末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

絕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生口晉安士庶昔隴
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換魏申宏略若夫無
諸漢之策動必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吳淠之子
致橫海之師違妙啓之命有甘誓之討况廼族
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豐深
四罪者乎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離子本迷
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陬
推髻箕坐自爲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諂爰肆
蜂豺俄而解印火行方謝網漏吞舟日月居諸

奔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寔秀聖基斗牛聚星允
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瓌珍音微職
貢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於聖臨郡兼書繡之
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即封戶牖仍邑櫟陽
乘華轂者十人保弊廬而萬石又以盛漢君臨
推恩婁敬隆周朝會廼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
遠貢恩澤鄉亭龜組頒及嬰孩自谷遷喬孰復
爲擬而苞藏鳩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
迪盟歆婚姻自爲脣齒屈彊山谷推移歲時及

我穀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匪澤
之南川遂敢舉斧竝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衄盡
殪醜徒每以罪在酉渠憫茲驅逼所收俘馘竝
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昊天網恢弘猶許改
思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誑侮王人爲之川藪遂
使表熙請席遠歎頭行馬接觀蛙猶安井底至
如遇絕九賦剽掠四民闔境咨財盡室封奪凡
厥倉頭皆略黔首螫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踰
超瀛溟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龍迹城縛掠吏

民林火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
史俞文閃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
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
軍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
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
太守趙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
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
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
衝蓋海乘跨滄波掃蕩巢窟此皆明恥教戰濡

須鞠旅累從揚僕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
而鳴鼓鼙爲駕輜方壺而建旗義我安太守張
紇賓忠誠款到累使來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
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立即遣人
仗與紇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
伐遙途意人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同子顏
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
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聿遵廣略舟師步
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制羊封禩董率衡廣之

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膺明州刺史哉其是
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脩行師陳留太守張
遂前安成內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
軍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
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
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
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
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按轡揚旌夷山岳谷指
期掎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

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陰豫章
太守劉廣德竝隨機鎮遏絡驛在路使持節散
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
建縣開國侯法甦戒嚴中流以爲後殿父斤鉞所
臨罪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
函谷相皆准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功非止
肆眚乃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其大軍
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
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捨起斧

鉞一臨罔知所赦昭達旣剋周迪踰東興嶺頓
于建安余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賈應據
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爲柵昭達深溝高
壘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爲籬俄而水盛乘流
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身奔山
草閒窘而就執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于建
康市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
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恣陵侮而爲大

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即周迪留吳陳
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即姦慝翻覆
夷滅斯為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
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
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為帝之志勢非
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
勦宜哉

陳寶應傳此皆明教
濡須鞠旅恐有誤
潼州刺史李暭或本作李
暭或本作李暭疑
此二行校記在本卷滋弟
十九葉

列傳第二十九

陳書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

陳書三十六

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高宗之第二子也梁承聖
中高宗在江陵為直閣將軍而叔陵生焉江陵
陷高宗遷關右叔陵留于穰城高宗之還也以
後主及叔陵為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
樂侯邑五百戶叔陵少機辯徇聲名疆吳無所

推屈光太元年除中書侍郎二年出為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太建元年封始興郡王奉昭烈王祀進位使持節都督江郢晉三州諸軍事軍師將軍刺史如故叔陵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己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慙恥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徭攝案治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尋進號雲麾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加侍中四年遷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使持節如故監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暴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

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燒燭達曉呼召賓客說民間細事戲弄無所不為性不飲酒唯多置餽馘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其曹局文書未非呼不得輒自呈答罪

者皆繫獄動數年不宥視瀟湘以南皆逼為左
右壘里殆無遺者其亡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
州縣無敢上言高宗非之知也進號鎮南將
軍以擊鼓吹一部遷中衛將軍九年除使持節都
督揚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
將軍鼓吹如故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
治在東府事務多關沿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
旨即諷上進用之微功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
至殊死道路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脩飾

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
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
戲又好遊冢墓閒遇有坐表主名可知者輒令
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翫
弄藏之庫中府內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
竝即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
起為中衛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晉世王
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卒叔陵啓求於梅嶺葬
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

初喪之日偽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日乃令庖廚擊鮮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侵淫上聞高宗譴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撻高宗素愛叔陵不繩之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及高宗不豫太子諸王竝入侍疾高宗崩于宣福殿翌日且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王乳

媪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制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焉叔陵因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田士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皆不應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千人初欲據城保守俄而右衛將軍蕭瑠討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惶恐乃遣記室王宗詠

送其鼓吹與摩訶仍謂之曰如其事捷必以公
爲台冒牓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齊節將自來方
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所
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叔陵自知不濟遂
舍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
部下兵元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
趨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
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
固復還叔陵部下多弃田潰散摩訶馬客陳智

深迎刺叔陵僵斃于地圍賊主飛禽抽刀斫之
十數下馬客陳仲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
巳乃定尚書八座奏曰逆賊故侍中中軍大將
軍勇與王叔陵幼而很戾長身貪虐出撫湘南
覆覆九水兩藩毗庶掃地無遺蜂目沙聲狎近
無君不孝不仁阻兵安忍無禮無義唯戮是聞
夜遊帽習姦詭抄抄 臣民歷發丘墓謝太傅晉
朝佐命草創江左斲棺露骸事驚聽視自大行

皇帝寢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貴介之地參侍醫藥外無戚容內懷以弒大漸之後聖躬號擗遂因削劊手犯乘輿皇太后奉臨又加鋒刃窮凶極逆曠古未儔賴長沙王叔堅誠孝懇至英果奮發手加挫拉身敵聖躬叔陵仍奔東城招集兇黨餘毒方熾自害妻孥雖應時梟懸猶未攄憤怨臣等參議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汙清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塗制曰凶逆梟鏡反噬宮闈賴宗廟之靈時從什滅撫

情語事酸憤兼懷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叔陵諸子即日竝賜死前衡陽內史彭曷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中錄事參軍兼記室韋諒典籤俞公喜竝伏誅曷叔陵舅也初隨高宗在關中頗有勳効因藉叔陵將領歷陽衡陽二郡信以便書記有寵謀謨皆預焉諒京兆人梁侍中護軍卞雷之孫也以學業爲叔所引陳智深以誅叔陵之功爲巴山史封游安縣子陳仲華爲下雋太守封新夷縣子王飛禽除伏波將